

长篇小说

仗鼓红

当代第一部

以湘西剿匪和白族迁徙史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仗鼓（舞）传奇为主线的长篇小说

谷俊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长篇小说

仗鼓红

当代第一部

以湘西剿匪和白族迁徙史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仗鼓（舞）传奇为主线的长篇小说

谷俊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仗鼓红 / 谷俊德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59 - 9473 - 7

I. ①仗… II. ①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2586 号

仗鼓红

著 者: 谷俊德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苏 晶

责任编辑: 李 媛 贺 希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65389149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 - 65933115 (总编室), 010 - 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liy@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71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9473 - 7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1
第一章 上门寻仇	3
戳事拱事 3 三道茶 4 民谣 5 劫场 7	
拜把子 8 结仇 10	
第二章 寨中劝降	12
游神 12 说客 14 发八字 16 开祠堂门 18	
委任状 22 打汤喝 25 暂十二师 28	
第三章 群魔劫寨	31
腊八节 31 族谱 32 拳脚大赛 34 谷老菟把 36	
红薯洞 38 酷刑 40 绿鼻涕 40	
第四章 智救头领	43
日本间谍 43 木菩萨 45 脑壳包 47 女儿花 49	
第五章 攻打县城	51
撒野 51 莲花教 53 狮子洞 55 粪渣 56 守城 58	
夹尾巴狗 60 神兵 61 竹筒 64	
第六章 澧源血战	65
地堡网 65 涨水 68 山歌 70 信鸽 71	

第七章 恐龙化石	73
覆锅岩 73 传教 76 恐龙化石 79 兴趣 80	
第八章 腊狗事件	81
腊狗 81 绣包 86 暗号 87 迷魂谷 88	
第九章 铲除邪教	90
护莲队 90 腿母娘 91 作孽 93 河鹰老鸦抓 94	
诱饵 96 芙蓉龙 98	
第十章 收编神兵	100
仗鼓舞 100 打寮竹 102 显鸟 103 学乖 106	
神兵史 110 惨案 113 孤城 116	
第十一章 血洗山寨	118
鹿子兵 118 白鹤花 120 毒网 121 过滩谣 124	
垒蛋蛋 127 大二三神 131	
第十二章 奇袭廖坪	134
处分 134 冤缘 136 督官 137 失踪 140	
奸细 142 野猫 142 游神仗鼓 144	
羊尾巴三寸长 145 脱逃 147 劫法场 150	
第十三章 兆南之死	153
放蛊 153 连接号 155 盗墓 158 抗日将军 160	
第十四章 傩戏面具	162
挖龙脉 162 傩戏班 164 戴董壳 166 猜妹子 168	
女匪菊菊 170	

第十五章 仗鼓秘籍	172
赶场戴面具 172 仗鼓密码 176 仗鼓秘笈 180	
仗鼓秘闻 184 自然门 185 仗鼓师 188	
第十六章 仗鼓杀手	190
对垒 190 过招 194 索命鬼 197 练仗鼓 199	
反悔 200 投奔 202 女刺客 205	
第十七章 跳崖勇士	208
鱼翻白 208 跳崖 210 刺凶 212 倒背篓 214	
第十八章 群魔乱舞	218
洗劫 218 安慰 220 劝降 220 暴乱 222	
火拼 223 结拜礼 224 拉拢 225	
第十九章 本主风波	226
本主像 226 侦破 228 探水 231 背时鬼 233	
本主树 235 安神 235	
第二十章 剿匪日记	238
织网 238 伪装 239 蛊毒 242 剿匪日记 244	
锄奸 248 猪耳朵 250 典故 251 剿脚猪 252	
红鼻子 255	
第二十一章 跟踪追击	258
猫头 258 破绽 260 秘密 262 病白薯 263	
尿河鹰 265 楼里捉猪 266 扭扭道理 269	
101 首长 271	
第二十二章 山寨喋血	273
接头 273 斩龙行动 274 强盗药 276	

赶尸帮 278 送别 281 受阻 282 入虎穴 283
待客宴 286 火把节 288

第二十三章 肃清匪患 292

野鸳鸯 292 遭遇战 294 打卦 296 谶语 297
喋血 298 巫术 302 女悍匪 304

第二十四章 云南调研 307

发现 307 寻根 309 考证 311 定音 313
过生牵羊 315 认定 319

第二十五章 祭祖认亲 321

仗鼓赛 321 寸白军 323 子孙根 328
民家腔 330 锅锅是铁打的 332 惜别 335
辞路 336 尾声 338 为仗鼓呐喊 340

楔子

湘西北大山区，溪谷纵横，流泉飞瀑。

这是1949年9月16日下午3点。

在群山环绕的海洱峪寨小道上，一支解放军侦察分队正在急行军。

突然，“呼”一声枪响，打破山中的寂静。随着一声声“逮啊！刷嗨！”的怪叫，从小路旁的山腰冲下许多雷公般的男子，将解放军侦察兵团团截住。

这些人穿戴明显有崇白的特征。白头巾，白汗褂，花边裤，个个用花面具遮脸。手中拿一根木棒，边跳边舞，嘴里还用野话高声吆喝：“将家伙甩拿儿！”大意是不许外人带枪闯入寨子……

侦察连长段运飞和战士们倏然警觉起来，背靠背站立，持枪警戒，根根神经高度绷紧……又闯入几条莽汉，抬三尊木菩萨，横挡道中间。野蛮汉子，踩着围鼓唢呐调，挥舞木棒，拉开架势，左冲右突，前跳后摆，明显挟着刺杀动作，木棒差点打在段运飞的脸上……

段运飞朝天放了一枪，大声呼喊：“乡亲们，后退！请后退！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我们不打人，不骂人！我们是来打土匪的！”可戴面具的舞者仍没有半点停下来的意思。

突发事件！段运飞急忙从一个谍报员手中抢过话筒，一阵猛喊：“101首长！我是111，我们在行军路上，遇到不明部落的围攻，他们抬着菩萨，戴着花面具，其意图尚不明确，请指示！”

话筒里传出清晰的声音，是101首长严厉的口气：“111注意！你们已进入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据我所知，澧源县有军、民、客、土、苗等多个少数民族，你讲的不明部落，极有可能是当地的一个神秘群体，你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克制，决不能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煽动当地群众围攻你们，极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我现在命令你们，保持高度警觉和冷静，必要时查清不明部落的来龙

去脉!”

“可他们有枪有刀,还有羊叉把,木棒!”段运飞有些婆婆妈妈,害怕不明部落再次撒野,制造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乱弹琴!你死脑筋?你就不能好好地劝劝?宣传一下我党的民族政策?你要是和不明部落开枪打仗,我撤你的职!”101首长显然有了一种无名之火。

“喔嚯嚯!”面具舞者怪叫着,那动作中隐藏杀机……

“喔嚯嚯!”面具舞者怪叫着,那动作中隐藏挑衅……

“喔嚯嚯!”面具舞者怪叫着,见解放军没有伤害他们,“哦——啍啍!”齐声高吼,迅速收拾行当,逃离了现场。

“神经病!”段运飞骂了一句。是兵?是匪?是民?抑或是化装的寨丁?段运飞想:这神秘的部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拦截解放军,是示威?窥视?嬉闹?还是崇尚一种自然风俗?为什么101首长不允许攻击他们?

突然,旁边树林里飞出一首歌,是年轻女人用当地土话唱的野野的《仗鼓调》,翻译成汉语是:“哥哥你慢些走,妹妹有话对你吼,拿个仗鼓不怕丑,抱着与你睡一头,一生一世乐悠悠……哦哦哦!你一头,我一头,两个都牵手,送个仗鼓给哥哥,喔喔喔,妹妹一生一世跟你走……”

“什么鬼地方?这么野!”段运飞火火骂,骂湘西这不明部落的野性,野人,野话,野舞,野歌,野俗……

自与不明部落相遇后,带给段运飞剿匪分队的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精彩故事由此展开。

第一章 上门寻仇

1 戳事拱事

澧源县民家寨民谣：“小二没事找事，老二戳事拱事。”译成汉语是说：小孩爱顽皮，青年人爱打架扯皮。

青龙寨抢犯（土匪）恶二佬就是爱戳事拱事的头子。他纠集一伙持刀枪的抢匪于1949年冬季的一个清早袭击仗鼓寨。

仗鼓寨很快狼烟四起，惨遭浩劫。

仗鼓寨是一个吊脚楼环绕着的小寨。寨子里住着上百家喜欢穿白衣服的民家人。寨中有一个老祠堂，是民家人的祭祀堂，堂上供奉着五个木脸菩萨，民家人视它们为本主，就是保护神的意思。

一个家丁慌忙跑入老祠堂里，气喘吁吁喊：“老菟把，快扑（藏），有一伙抢犯打劫。”

老祠堂里，面对几尊木菩萨，跪着一位老者。这老者生得威武高大，一看就是一个有功夫的。老者是仗鼓寨的会首王志超。会首在仗鼓寨里就是首领。王志超很镇静，他心里很明白，仗鼓寨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木石寨子，寨里有寨兵100多人枪，且个个会武术，功夫了得，几个流窜土匪尽管悄悄偷袭，但不会毁灭整个寨子。但王志超依然要“血祭”本主，他咬破手指，滴血碗中，端碗祭祀，企盼本主赐福消灾，跪下对本主像磕头，声音是急急的那种：“太二三神，我寨今日有难，您是本主，是寨里的保护神，快快显灵吧！”说完朝天板了一卦。那卦啪一下砸在地上，连续三下不是阴卦就是神卦。家丁懂些卦术，沮丧地说：“老爷子，本主都不愿帮忙——连阳卦都打不转，大事不妙啊。”

“难道本主不保护我们？鬼话！”王志超边说边迈出祠堂。

“呜——！呜——！”海螺声越过山冈田野。海螺是仗鼓寨民迅猛集结的信号，许多寨丁在海螺声的催促下，手持各种武器向祠堂靠拢。众人怒吼：“哪个找死？”王志超大喊：“有人劫寨，随我去抗击贼兵！”

王志超拖了一把大砍刀，几十个寨丁呐喊着朝冒烟的地方扑去。

几个着黑衣的土匪正在抢粮食，遭到几个女人的撕打。寨丁赶到，打死了三个黑衣人。王志超舞大刀朝一个弯巷赶，大刀上突然发出当当的声响，是子弹打在刀上的声音。王志超和他的寨丁中了伏击，几个寨丁丧命。

王志超飞身一跃躲到一个岩壳下，喊：“大丈夫敢作敢为，拆寨人现身？”

对面，吼声如雷：“王志超，你炸珠了吧！我恶二佬是阴沟里的篾片有翻身之日！今天老子取你性命来哒！”木窗户里顷刻伸出几挺机枪，将暴露在巷子中间的一个寨丁扫死。

王志超一听是恶二佬，气得就要上前拼命，被贴身保镖死死拖住。王志超和保镖与恶二佬相持了一会，恶二佬从木楼上纵身跳下，像一只燕子轻飘飘落地。保镖朝恶二佬放了一枪，没打着，原来保镖的子弹早已耗完。

恶二佬将手枪插在腰间，拿一根铁棒，两头大，中间小，朝地上一戳，粗声大噪：“王志超，你是王家族长，今天老子不打枪，专比武，有本事好好陪我玩两招——仗鼓。”王志超知道那棒叫仗鼓，原是跳舞的器具，用木棒和竹篾组成，没想到恶二佬今天带上了这种铁武器。

王志超也是跳仗鼓的高手，知道仗鼓招式的厉害。但作为首领，是不能怯阵的，他想也没想，就喊：“好，老子陪你！”王志超是方圆八十个寨子有名的武术家，他要大刀叫“鬼都愁”，能呼风唤雨，他靠这刀在江湖上混几十年，才当了仗鼓寨王家族长。

岩塔里，是一场大刀和仗鼓的激烈对抗赛。王志超败了，手中大刀被打断，又听咚一声，王志超左臂受伤，跌倒在地。

恶二佬正准备用仗鼓击杀王志超，突然一颗子弹打在仗鼓上，溅出一团火星，恶二佬惊魂未定。

这时，一面红旗从巷子里探出头来，一队人马迅速冲进寨子。恶二佬知道有人救援，立马拖着仗鼓队沿一条瘦瘦的溪沟跑了。

2 三道茶

保镖扶起王志超。王志超疑惑地打量着这支举红旗的队伍。

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跑过来,朝王志超打招呼:“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我们不打人,不骂人!”大汉说普通话,半生不熟。王志超却能听懂一些。出于礼貌,王志超鞠了一躬,说:“是你扯(帮)了我,不然,我们就鬼咋街(卡脖)了!”大汉听不懂土语,说:“好!好!”一个女兵跑上前,为王志超疗伤。包扎好后,王志超发出邀请说:“请大实(伙)到屋里逮杯水!”

王志超将二十多名戴红五星军帽的解放军迎进屋内,按仗鼓山寨习俗用三道茶待客。几位年轻姑娘笑容可掬,轮流筛茶。第一碗茶叫苦茶,用生姜做。第二碗茶叫甜茶,用蜂糖泡。第三碗茶叫蛋茶,用三个鸡蛋做。

“我叫段运飞,是解放军连长,今天刚路过贵寨,看到寨子遭劫难,就上来了!”段运飞边喝茶边笑嘻嘻介绍。

“欢迎!欢迎!贵人天降,寒寨有福!”王志超伸出一双大手,热情地说。

“你们也有三道茶!待客?”段运飞第一次对这个神秘山寨,用三道茶待客的习惯感到惊讶。

王志超说:“对呀,我们一直用三道茶迎客,哪门的——有什么不妥吗?”

“哪里哪里,我只是好奇地问问!”段运飞笑着解释。

“欢迎解放军来寨驻扎!”许多寨民发出邀请。

王志超和段运飞谈了一上午。由一个解放军女兵当翻译,双方谈得很投机。因为下午还要赶到县城,段运飞辞别王志超,向澧源县挺进。

王志超内心很感激段运飞的救命之恩,却十分愤恨恶二佬无情无义。保镖说:“老爷子,这恶二佬是您把他养红眼睛了,他从小没有爹娘,是你把他养成一条汉子,派他去当武术教头,没想到他却反目为仇,杀上门来!”王志超说:“赶快将死掉的寨丁安葬,我们还要加强防守,我相信恶二佬还会再来。”保镖吩咐师爷用白衣裹了寨丁尸体,请三元老司做了几个晚上的道场,就下葬埋了。

仗鼓寨一仗,死了三名寨丁,王志超也受了伤,恶二佬逃得不知去向。为防恶二佬再寻仇,王志超决定,亲自去白鹤寨,搬神兵守寨。

3 民谣

段运飞带部队赶到澧源县城,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整个县城。当时县城只有几十名散兵守城,一发现解放军吹冲锋号攻城,就慌忙放了几枪,然后迅速消失在城后面山界的大森林中。澧源县城随即被解放。

团长郑刚将团指挥部搬到澧源书院。团政委颜文南将一份电报交给郑刚。上面写着：423 团立即南下，团政委颜文南留守澧源县，可派一个加强连驻守县城。师长余一里，即日。

郑刚喝了一杯茶说：“澧源是个好地方啊！山美水甜人爽直，我刚来澧源，原准备在此多待一会儿，没想到又要远征了，文南，你就大胆干吧。”

颜文南说：“我俩共事已有五年，亲如兄弟，现在又要分手，我送你一个礼物吧，是昨天我的一个亲戚送我的，叫什么麂子烟斗。”郑刚看时，是一根长烟斗，烟斗杆上吊着一个麂子角，雕有花纹和字样，很别致。

郑刚说：“好！等革命胜利的那天，我再送你一件礼物！”

颜子南与郑刚辞别时，正是中午。太阳出来，将县城照得亮亮的。

段运飞奉命赶到澧源书院驻扎。澧源书院是两层楼的老木房建筑，1935 年 101 首长曾在此开办红军大学，后 101 首长奉命长征，老木房就一直空着。

看段运飞风风火火走进来，颜文南笑着说，你前天搞侦察，遇到不明部落的嬉闹，据我所知，这是民家寨子的一种聚会活动，叫跳仗鼓。你们的急行军突然打乱了他们的聚会程序，所以他们就给你们颜色看——其实，这个部落叫仗鼓部落，他们抬菩萨游神的老风俗，其实没有什么恶意，你根本不必惊恐，更不要上报 101 首长，你初来澧源剿匪，要更多地了解当地的民俗民风。

段运飞红了脸，争辩说：“这些部落太野蛮，又跳又舞，又唱又叫，个个像野人，还想缴我们的枪。”

颜文南说：“缴解放军的枪——他们敢？我看你——是吓掉魂了！哎，下次遇事，多用脑子。”

喝了一口水，颜文南继续说，我们留守澧源，任务不轻。目前，据侦察，澧源县城周边情况紧急，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现有四股土匪，势力较大，一股是大潮溪周野人，一股是马合乡郭大麻，下洞乡李癞子，再一股就是挖额古恶二佬，民谣这样说：周野人，杀人开不得交，麻子（郭大麻）拐，癞子（李癞子）刁，挖额古（恶二佬）莫相交。

段运飞说：“我听不懂山野民调。”

颜文南说，听不懂不要紧，但这些民谣是澧源人根据他们的习性编造出来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周野人，杀人开不得交，据侦察兵报告周野人在大潮溪，占据有利地形，经常杀人放火，谁得罪他，就要遭到毁灭性打击！有一次他连杀了二十多名老人小孩，现在澧源县人一提起周野人，就吓得不敢讲话。

段运飞说：“政委，据我了解，目前，我们要对付的远不止这一些人，有国民

党暂 12 师,还有白鹤寨的神兵!”段运飞详细地将这些情况向颜文南作了介绍。

4 劫场

当澧源县剿匪大队的牌子挂起来时,澧源书院前响起了鞭炮声,许多群众都围着牌子看。一些乡绅摸着胡须说,共产党来了,国民党、抢犯、神兵尾巴长不了!我们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你看解放军对老百姓很友善,不打人,不骂人,不抢不淫,一脸儿笑,不像那一群王八蛋,动不动就当抢犯!

段运飞当了剿匪大队长。他率领手下 150 名剿匪队员,驻扎在澧源书院边的木屋里。白天分班训练,练登山、浮水、爬树、格斗等本领,晚上上街巡逻,负责维护县城治安。

正当颜文南剿匪大队在训练时,县城周边出现了大事件。先是周野人与李癞子火拼,在一个叫潘家腊的寨子干仗,潘家腊寨子遭到土匪清洗,全寨 10 多人被杀,20 间房屋被烧。再是恶二佬深夜寻仇,趁王志超不在,组织流兵散勇再次血洗仗鼓寨,将王志超的五名族人抓住,全部杀害。最后是郭大麻与暂十二师接上了头,将曾经给解放军带过路的一位教书人的头颅砍掉,挂在马合乡街道的墙上,让赶场的人吓得半死。

这些情报传送到剿匪大队,时已黄昏。剿匪大队门前又涌进了十几个衣衫破烂的穷苦人,他们是受害者家属,背着背篓,穿着草鞋,进门便跪倒在门口:“解放军,快给我们做主,快去剿匪啊!”段运飞和颜文南一一将他们扶起,劝道:“有话慢慢说!一切由解放军给你们做主。”安排好受害者,颜文南与段运飞开始派剿匪大队开展大规模剿匪行动。

这群背背篓的是马合乡一带的农民,他们告诉段运飞,抢犯趁赶场,到马合乡抢劫,他们三五一群,用抓子炮作威胁,抢盐巴、布匹、粮食和女人,一些年轻姑娘怕土匪抢,赶场时就相互向脸蛋上涂黑锅灰……老百姓受苦受骂,敢怒不敢言,有个坐月的媳妇,因为被抢走了粮食,全家人饿了三天,这媳妇一气之下上吊死了。

段运飞问:“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劫场吗?”

背篓人说:“正是!这些抢犯可凶狠啦,他们捉肥猪,将抓到的人当猪打,吊半边猪,整得人做鬼喊,真坏透顶了。”

段运飞说:“这些土匪都是什么人?”

背篓人说:“他们也兵也民,拿起抓子炮就是兵,打仗冲锋,杀人劫货,绑票

放火,无恶不作。放下枪,就是百姓,种地栽秧,讨豎人家(老婆)喝酒,就是一般平头百姓。”

弄清土匪的身份后,段运飞一面派解放军小分队趁赶场日武装保卫墟场,一方面派宣传队下乡作政治攻势。

段运飞亲自携9名战士化装成背篓客,到场上抓到12个劫场的后生,通过教育,就放掉了他们,这件事在澧源引起了较大反响,一些土匪暂时偃旗息鼓,不敢轻易出动。墟场一时比往常平静了许多。

但当时剿匪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全县最大的地方武装是白鹤寨神兵,由绰号谷老莨把的人掌握。这股神兵,能文能武,能唱能跳,他们听从号令,纪律严明,打起仗来绝不含糊。这些神兵人多势众,驻扎在仗鼓山、仗鼓岭一带,指挥部设在白鹤寨。其他几股土匪如周野人、李癞子,正持枪相望,准备蠢蠢欲动,相互联手,对付解放军,但又钩心斗角,相互不信任,一有风吹草动,就化作鸟兽散,钻进大山沟趴壕。

鉴于剿匪形势的需要,颜文南决定向上级请示,成立澧源县人民政府,由贺氏族长贺文锦代理县长,主持县城管理等事宜,颜文南带队负责剿匪。

5 拜把子

深秋,澧源县山头上的枫树红了,是淡红淡红的那种。

段运飞下乡剿匪的消息传到马合乡。

郭大麻正在大山里的一栋老木房前练枪法。郭大麻枪法准,连开数枪,枪枪命中,把5粒用小麻绳拴住的包谷籽打得粉碎,几个土匪嘿嘿笑,拿一根热毛巾上前不停地为他擦汗。

郭大麻是一脸大麻的粗汉,戴一根白麻手巾,穿一件雕皮上衣。副官递上一碗浓茶说:“今天李癞子送20根汉阳棒和10个苗女,想与我们结盟共同对付解放军,消灭段运飞。”

郭大麻说:“好!枪和人我都收下!明天上午邀李癞子,到铁龙滩拜把子。”

第二天,马合乡河滩上响起一阵“呜呜呜”的海螺声,这是土匪集结的信号。李癞子率100多人枪应邀而至,到洞中拜访了郭大麻。两人见面,寒暄一阵,就坐竹轿去铁龙滩拜把子。

“拜把子”是澧源县一带土匪称兄道弟结盟抱团的一种仪式。据说,拜过把子后,就是命换命的生死之交。为显示诚意,郭大麻亲手到河滩上,捧一条大牯

牛。原想扳翻后一刀杀了，取牛头祭祀。没想到郭大麻青瘦无力，像个“鸦片客”，与牯牛交手，只拼几下就气喘不已，惹得许多戴白头巾的兵们哈哈大笑。郭大麻大骂：“笑×不笑？老子是鸟不硬才亏了阳气！”

李癞子抱抱拳，说：“看兄弟来一把！”上前就一个箭步，双手掙着两只牛角，顺手一摆，牛抵挡不住，长“哞”一声，倒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几个兵痞上前压住牛，郭大麻举刀砍下牛头，那血喷出老高。那牛四蹄乱动了一阵，就掉气了。众人狂喊：“来事！来事！（好）”

牛头放在桌上，开始祭祀。烧香，磕拜一阵后，履行结拜礼俗，郭大麻当哥，李癞子岁小当弟。夜晚，两人喝得酩酊大醉。

段运飞带80多名剿匪队员，连夜出发，飞马赶到铁龙滩外围，天还未亮。段运飞命令副连长余鹏带一部人马直扑铁龙滩，自己带队从岭岗上行走，包抄李癞子和郭大麻子。

余鹏用抗日时“背死猪”的办法，摸掉了土匪的三名暗哨。

“背死猪”就是用绳子套在别人脖子上，背靠背将那人背起来，活活勒死，不发任何声响。随后，余鹏化装成土匪巡视官，摸到了铁龙滩，却没有发现李癞子和郭大麻。正准备撤走。突然，对面河岸清一色的吊脚木楼亮了灯光，有人喊：“解放军，你们上当了，老子摆好阵势，专等你们来送死！”接着就是一阵机枪声，两名战士不留神，当场牺牲。余鹏也挂了彩，只好匍匐在沙滩上还击，段运飞率部从岭岗出击，双方夹击，土匪从吊脚木楼里撤出，沿河坎跑了。

原来，铁龙滩地处三峡谷交界的垭口，光堵两头，中间没堵，仍是白费。

段运飞第一次下乡剿匪，因地形不熟，又不懂当地语言，被土匪打了伏击，吃了败仗，牺牲了两名战士。气得段运飞揭下军帽，站在河滩上，大声叫骂：“狗土匪，老子——操！”后面的话当然没有骂出来。

离铁龙滩不远的一块包谷地边，一个戴白头巾的汉子喘粗气，慌慌张张跑进一个石洞报告。郭大麻和李癞子正在洞中玩女人。郭大麻发出狰狞地笑，说：“段运飞这小麻匹，想找死，老子专打他的腰杆子！”李癞子说：“我就知道段运飞要来剿我！”郭大麻警惕地说：“你难门（怎么）晓得？”李癞子悄悄说：“老子在段运飞身边放得有条鱼！”郭大麻追说：“鱼！什么鱼！”李癞子说：“这条鱼，钻到段运飞肚子里去了！”郭大麻才明白：“哦，原来就是内线！看来，人家说我郭大麻拐（敏捷），而你李癞子比我更拐，两拐合一就是刁。”

6 结仇

第二天,段运飞和余鹏将两名牺牲的战士掩埋后。结伴到附近几个寨子走访,借此侦察一下寨中情况。

段运飞爬上一个叫高家山的寨子。

寨子里全是清一色的木质转角楼,男人们都戴白头巾,女人们则喜欢穿有白花边的裤子,说话都是一种腔调,叽叽喳喳,听不懂。段运飞又来到一户姓谷的堂屋,只见桌上放有一尊女木雕像,案前有香火。段运飞问老人为何要拜菩萨,谷姓老人告知段运飞,这不叫菩萨,叫本主,是他们谷姓中的一位善良贤惠的女祖宗,叫高氏婆婆。她男人是明朝大官,她不去京城享福,却在家伺候族人,聪慧善良,有恩于族,死后就被供为本主。段运飞是云南大理人,小时候常随大人们拜访本主,没想到千里之外的湖南澧源山寨也有拜本主习俗,这让段运飞感到惊奇。这寨子和大理有某些联系?但远隔千里之外的大理风俗,又怎么会传到这里来?段运飞百思不解。

颜文南派侦察员捎信给段运飞。现各派土匪相互联手,剿匪大队决定先拿下白鹤寨,威逼土匪投降。段运飞连忙撤退,与颜文南在县城会合。

话说离狗爬崖不远的一座叫四望山的寺庙,几十个黑衣人摸进庙去。恶二佬坐在大椅子上,手下给他递了一碗茶,恶二佬一仰脖,咕咕咚咚倒下肚。

一个黑衣探子报告:“搞清楚了,帮王志超的是解放军段运飞,听说这桶生意(角色)不好对付,他当了解放军剿匪大队大队长。目前专门在白鹤寨一带驻扎,我们要小心。”

恶二佬白了探子一眼,说:“都是夹起暖子跑路(有几下子)的猛汉,谁怕谁?老子恶二佬单来独往走江湖,靠的是义气,不像王志超和谷老菟把把事做绝。”

手下人只知道恶二佬这个仗鼓杀手,就是因为常到仗鼓寨和白鹤寨抢女人,与两寨结下冤仇,被族长谷老菟把和王志超开除上族谱的资格。每每想到这件事,恶二佬就像有一块石板压在头上。一个男人,活在世上,生前不能将自己的名字写进族谱,死后就没有资格葬进祖坟,这算什么男人?恶二佬决定先除掉这两个族长。

但恶二佬非常清楚,杀王志超易,杀谷老菟把难。现在,王志超没杀成,一场好戏让解放军搅乱了,王志超和谷老菟把将联手对付他。“我应该趁他俩还没联盟前,将他们的名字一个个抹掉。”恶二佬恶狠狠发誓,他想立即纠集手下